

## 品味

□远山

天气预报说1月15日、16日有雪，早上晨练，东方天际隐约可见一片淡淡的橘红，心想：雪可能要黄了。

没承想，下午一点二十左右，雾蒙蒙的天空瞬间飘起雪花，越下越大，越下越猛。旷野里、大街上……整个城市笼罩在纷飞的大雪之中。漫步在人行道上，任凭雪花倾洒在脸上、身上，快意舒畅，恣意洒脱，久违的、莫名的欣喜涌上心头，触目的是漫天洁白，入耳的是踏雪的咯吱声。就连小区南门外那片沙土地，也幻化成了一片洁白的世界。

雪，不停地下着，一直到下午五点都没有停歇的意思，路上的积雪已厚达十厘米左右。适逢孩子们放学，孩子们心中的那份惊奇、喜悦，洋溢在童真无邪的脸上，展示在手舞足蹈的肢体上。他们的小脸虽然冻得通红，但还是用戴着手套的

## 感悟

□支望华

今年1月，伴随着“小寒”节气，一场大雪悄然而至。

漫天的雪花，在还未睡醒的黎明中飞舞，安顿在每一个角落，把世界逐渐染成一片银白。踏出家门，才发现雪已积得极深了。我抬头仰望，它们成群结队、自由自在地飞舞着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却有那种无拘无束的美感。白色的小精灵就这样顽皮地扑打在我的脸上，躲在我羽绒服的缝隙里，时不时地，能感觉到它们在轻柔地亲吻着我的睫毛，然后一下子化成水滴，顺着脸颊冰凉地滑下。

我喜欢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它不像雨或冰雹，大部分都是用声音来宣告自己的到来。相反，它总是这么安静，唯恐惊动了万物的好梦。雪把一切事物的轮廓都抹柔了、变淡了。它的颜色，是最纯粹、最细腻的白，不带一丝杂质，明亮而娇嫩，让人不禁觉得，连踩在上面也是一种罪过。雪是如此纯洁，以至于它把空气中的灰尘都洗涤干净了，只剩下它本身独有的那种甜蜜和略带些寒气的香味。在你吸入这些香味的瞬间，好像也洗刷了自己心灵的杂质。

所有的事物，都在雪的装饰下显得

## 情思

□贾玉祥

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他们兄弟四人分家后，生活一直捉襟见肘，于是他弃农经商，远走他乡。干了几年没挣下几个钱，他又回到了老家，经营起那几亩处于沟沟洼洼贫瘠的土地，以耕田种地为生。

父亲没有远大的理想、伟大的抱负，也没有豪言壮语，有的只是眼前如何支撑起我们这个吃饭人多、干活人少、入不敷出的贫穷家庭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们一家五口，兄弟三人先后都上了学，母亲又是小脚，下地多有不便，地里的庄稼活儿几乎都是父亲一人在干，其艰辛可想而知。

但父亲从不怨天尤人，从不叫苦叫累，他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只有自己努力。因此，父亲一直在奔忙着，一直干到实在干不动才歇了下来。父亲的努力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家的贫穷状况，但却使

## 雪，宁静了世界

小手攥紧一团雪花，你砸他一头，他撒你一脸……孩子们脆甜、银铃般的欢笑声，成了这个冬天城市里最灵动有趣、最活力满满的画面。有市民在人行道旁的台阶上堆了一个可爱的小雪人，脖间系了一条红丝带，吸引孩子们驻足围观，缠着家长打开手机与小雪人合影留念。

傍晚，雪似乎小了些，微信群里却依旧热闹。孩子们在雪地里滚雪球、堆雪人的视频成了热门。短视频里，无人机拍摄的城市各大景区、标志性建筑的美丽雪景，也在群里掀起一波转发热潮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河津交警大队负责人原永贵同志带领交警们冒雪值勤，确保城市道路交通安全，无愧最美“雪警”。广大交警们雪中坚守，温暖护航，雪天开启推车模式，帮助被困车辆脱危解困……我不由得想起那句话：所有的岁月静好，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。

晚上七点多，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



小雪花，小区里又响起一阵喧闹。隔着窗玻璃，看到有居民在雪地里拍照留影，好不惬意，有的还把精心制作的美篇分享在业主群里。小朋友们手里的雪球滚成了一个大大的圆柱，像极了过去农村麦场上碾麦的石碾子。西门口，一位年轻父亲正带着一双儿女堆雪人，其乐融融。白雪皑皑的雪景在小区景观地灯的辉映下，更显和谐与温馨。小区的热闹，一直持续到夜里十一点才静了下来。

第二天早上，走在白雪覆盖的人行道上，望着往日枝干叶枯的树被白雪装扮成了玉树琼枝的模样，不禁心生感动。街上的车辆行人虽然少了许多，但每个人都不疾不徐，世界仿佛有了一片宁静的释然。

是啊，春夏秋冬，四季有序。冬天的大雪，大概就是上天冥冥之中在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中，适时添加的静谧、舒缓音符，让人们的灵魂跟上身体的脚步。



## 大雪即景

高贵起来。每棵树的枝丫，均被涂上一抹白色，衬托着棕褐色的树皮，竟然有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美感，仿佛是一幅风景画。房前屋后覆盖着一层厚重而流动的银白，我不禁突发奇想：是不是上帝打翻了奶油罐子？灌木顶着积雪，从远处看像极了巨型蛋糕；松树戴着一顶由雪做成的小圆帽，活似一个个加多了奶油的冰淇淋蛋筒。雪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魔术师，瞬间使万物改变了模样。它的亲吻，让再平凡不过的事物也变得神奇。

最映衬雪的，当然是雪松。尽管已是冬天，雪松的针叶依旧碧绿，雪则像倾斜的白玉，覆在每一条大枝杈上。绿白相配，愈发把雪松衬得生机勃勃，好像树上开满了大大小小雪白花朵。柔软的花瓣轻轻摇曳着，似乎在低吟一首无声的歌。虽然雪块很重，但雪松却仍然骄傲地挺立着，枝条优美地向四周舒展开来，俨然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。

一块覆有雪的岩石，在我看来就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。积雪就像是一条为石头量身定做的毯子，它的边缘与石头表面的边缘完美贴合，凹凸有致。积雪薄的地方，能看出石块本身的青褐色，像墨迹一样朦胧地显现出来。贴近了看，只见所谓的“毯子”是由一层层细小圆洞

的小雪珠构成的。它们紧密却不黏合，蓬松却不零散，像小孩子一样手拉着手，一层搭着一层，仿佛某种最奇妙的分子结构，之间留有细小的孔洞。把视线拉远些，却只看到浑然天成的雪毯，紧密得没有一丝缝隙。所以，谁敢说这不是一种奇迹？

雪后的正午，阳光温暖地洒下来，驱走空气中的寒意。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一堆积雪旁边，注视着的一处积雪融化。那一粒粒小雪珠儿，在阳光温柔的抚摸下，开始有些支撑不住了：一粒雪珠儿忽然颤动了一下，然后由纯白一下子变成晶莹的透明。越来越多的雪珠儿跟随着它，小小的身子从白色扩散成一滴水珠儿，像变魔术一般。我着迷地看着积雪这一处或那一处忽地闪烁起来，直到最后化成了水。

这时，我猛地醒悟：这……或许就是雪在呼吸吧！它们也是有生命的，就像这样一下一下地呼吸，吸进阳光的热量，从而一点点地变成水，最后融于泥土中，又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……

洁白的雪啊，你把大地装饰得一片银白，你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。洁白的雪啊，你是天地间的精灵、天使，叫人如何不爱你！

## 父亲的“政策”

我们的家得以延续，也使我们兄弟三人感受到在父母怀抱中特有的温暖和幸福。对于整个社会，父亲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是路旁的一株小草，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，父亲就是根硕壮的顶梁柱，是一棵遮风挡雨、顶天立地的大树。

父亲纯朴真诚，与人为善，与世无争。他古道热肠，村里谁家有事都会主动前去尽力相帮，因而人缘特好，大家都乐意与他相处共事。村里的业余剧团每年春节前后都要进行排练和演出，父亲虽然不会吹拉弹唱，但管理戏箱和行头他却是不二人选，年复一年。父亲的努力大多在幕后，别人也许不知道，但他心里明白，有些事总是要有人去做的，有些艰辛总要有人去承受，无须逃避，也无须张扬。

父亲没有文化，识不了几个字，但他却希望他的孩子有文化。他鼓励我们兄弟去上学，谁能考上谁就上，都能考上就去上，家里的困难他克服，这就是父亲

的“政策”、父亲的情怀。为了我们上学，父亲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。20世纪50年代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但我们兄弟三人都走进了学校。我在国家助学金的支持下一直上到了高中，后又保送到军校，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，我也是我们村第一个拥有大专学历的人。这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才有了今天的我和我的家庭。我们生活过得虽不光鲜富裕，但吃穿不愁，再也不会像父亲那样为生活而四处奔波。

我感恩父母，他们不仅给予了我生命，还给予了我一个与他们不一样的崭新生活的机会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，如今我也进入了耄耋之年，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经常出现在我眼前，还是那么亲切，那么温馨。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，但却留下敦厚质朴、正直善良、吃苦耐劳、任劳任怨、勇敢担当的优良品质，使我受用终生。

记

忆

## 曾经“吃馍”当享受

□余振中

星期天我去街上取快递，孙女点了外卖，两个汉堡，一杯饮料。回到家中，看着她美滋滋享用的样子，我不禁思绪飘飞，感慨万千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出生于经济困难时期，家里总是缺粮，经常为吃饭发愁。那时候生产队每个人全年只能分百十来斤小麦，其余的就是为数的高粱、玉米、红薯等杂粮，也不够吃。小麦蒸的馒头叫白馍，那是最高级的食品，只有过年才蒸一些吃。为了有足够的粮食，很多人家都把小麦换成杂粮来果腹。高粱面蒸的馍又黑又硬，嚼起来嘴里发涩，特别难吃。有时候，奶奶把高粱面蒸成方形的高粱糕，但仍难以下咽。爷爷年纪大了，我是小孩，为了照顾我们一老一小，奶奶就在高粱面里加一点白面，蒸出的馍叫“接下馍”，颜色浅了一些，吃起来也暄了一点。这种偏待只给爷爷和我，其他家人仍然吃着黑黑的高粱馍。粮不够吃时，大人还会从地里挖些野菜做成坨状，我们叫菜馍，但菜馍味道同样苦涩，还不耐饥，只能掺着吃，省点粮食。

我上中学时，馒头是玉米面做的。玉米面没有黏性，做的时候把面团放在碗里揉，蒸出的馍全是圆的，我们叫“玉米蛋子”。玉米馍当然也不好吃，吃多了还烧心，但比高粱馍进步了。我那时候住校，每星期回一次家，去学校时背一大袋玉米馍，基本上要吃一周。因为家里困难，我在学校搭的是“水灶”，就是把自己带的馒头装进塑料网兜交给灶房笼一下，吃饭的时候取出来，就着从家里带的咸菜吃。

记得班里有个同学，他爸在县城工作，经常吃白馍，大家都非常羡慕他。他和我关系较好，有时会送给我半个白馍。每次拿上他的馍我心里都十分激动。我把馍揣在口袋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悄悄享用，吃的时候下面用书本接着，生怕糟蹋一粒馍花。尽管是凉馍，但一入口满嘴生香，咀嚼时细细的、光光的，久久舍不得咽下。每次吃的时候我总含着泪在想，啥时候能天天吃白馍啊，有白馍吃还要什么菜啊，那可真是太幸福了！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人们整天守在地里，又施肥又浇水，忙个不停。我放假回家，也跟着大人到自家地里劳动，增添自己的一份力量。第二年小麦大获丰收，打麦场上的麦子堆积如山，大人们个个满脸是笑，整天乐得合不拢嘴。于是有一天，饭桌上突然就全换成了白面馍，再也不见那黑馍馍了。

从那以后，村里人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北方人的主食，当然还是馒头，但馒头越蒸越白，越蒸越好，并且还不断变着花样。有的人蒸馍时在面里抹上油，卷成花卷，好看又好吃；有的把馍切成片油炸，又酥又脆。手艺巧的人在家里专门蒸花馍，上面缀着各种花和动物，造型精美，颜色鲜艳，哪家娶媳妇、过满月等，都去购买，既省事还体面。

有了粮食，食品也越来越丰富了，火烧、油饼、石子馍……一样比一样好吃。社会在发展，现在磨面的人也少了，直接可以买面粉。看着现在的孩子们每天享受着可口的美食，我们这些吃黑馍长大的人，体验着梦想成真的喜悦，感受着实打实的幸福，内心真的充满了感动和感激，也更懂得了珍惜。